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塘遺事　御製詩

卷一至五目錄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趙友彬

謄録舉人臣呂燕昭

御製題錢塘遺事

失策明題去建康却耽山水便都杭見一清首編序語　湖邉歌

舞酣餘樂天外椒欽棄遠荒八帝歴年纔百五帝曷不尺紀年

自高宗至端宗享年一百五十二年舉成數也　多奸少正致淪亡𣃁書千古垂

殷鑒漫例飛鴻徒號堂是書為汪啟淑飛鴻堂所藏因假借用目送飛鴻事

御製再題錢塘遺事

遺事錢塘撰一清興亡政要紀分明考蹤似仕又如隱

其人始末史傳無考書則紀南宋一代軍國大政賢奸進退畧於高孝光寧而詳於理度以後有正史所不及

者蓋似宋時曾任職官故能諳習掌故如此而卷端題識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云云則又似石隱者流置身局外為庶人之議者考其踪跡蓋在仕隱間云致嘆為凡與作荆進據失兼失退據宋氓異更異元氓一清初稱元為北兵北朝似為宋民矣其記元師下江州下安慶則又改稱大元記京城歸附則稱大兵入臨安府一人之書而前後稱謂自相矛盾實為進退無據云湖山歌舞依然在鏡古孰非

殷鑑呈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

提要

臣等謹按錢塘遺事十卷元劉一清撰一清臨安人始末無可考其書雖以錢塘為名而實紀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寧四朝所載頗畧理度以後叙録最詳大抵雜採宋人說部而成故頗與鶴林玉露齊東野語古杭雜記

諸書互相出入雖時有詳畧同異亦往往録其原文如一卷十里荷花一條二卷辛幼安詞一條韓平原一條大字成犬一條皆採自鶴林玉露既不著其書名其中所載余謂愚聞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羅大經之自稱不加刋削遂使相隔七八十年語如目睹殊類於不去葛龔又書中稱北兵稱北朝憲宗皇帝稱帝㬎曰嗣君稱謝后曰太皇太后似

屬宋人之詞而復稱元曰大元稱元兵曰大兵曰大元國兵稱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人之語葢雜採舊文合為一帙故內外之詞不能畫一亦皆失於改正然於宋末軍國大政以及賢奸進退條分縷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葢革代之際目擊僨敗較傳聞者為悉故書中大㫖刺賈似道居多第九卷全録嚴光大所紀德祐丙子祈請使行程第十卷全

載南宋科目條格故事而是書終焉殆以宋之養士如此周詳而諸臣自祈請以外一籌莫効寓刺士大夫歟孔齊至正直記所列元朝典文可為史館之用者一清是書居其一世無刊本傳寫頗稀陶宗儀說郛僅載數條此乃舊抄足本前後無序跋惟卷端題識數行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不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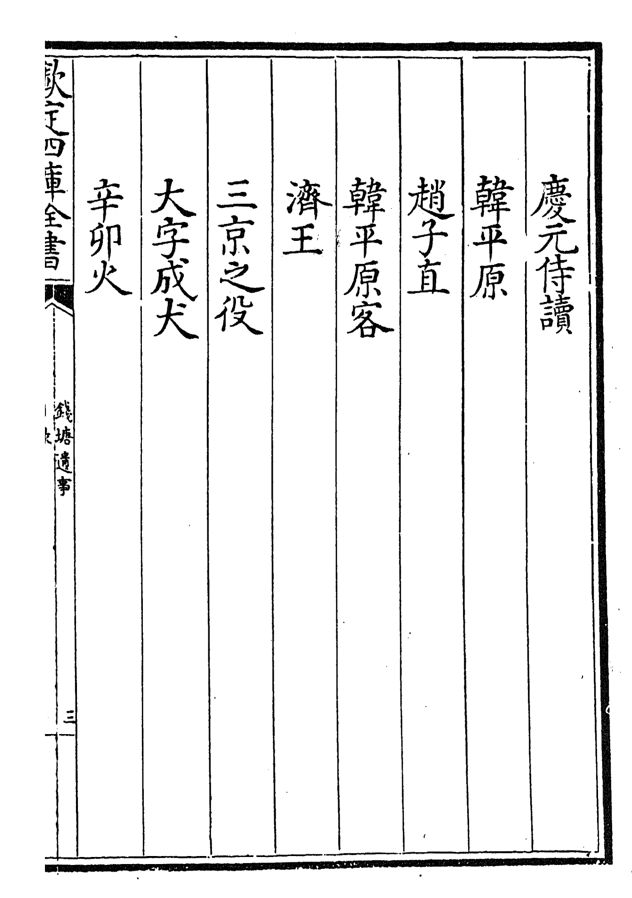
名氏詳其詞意殆亦宋之遺民也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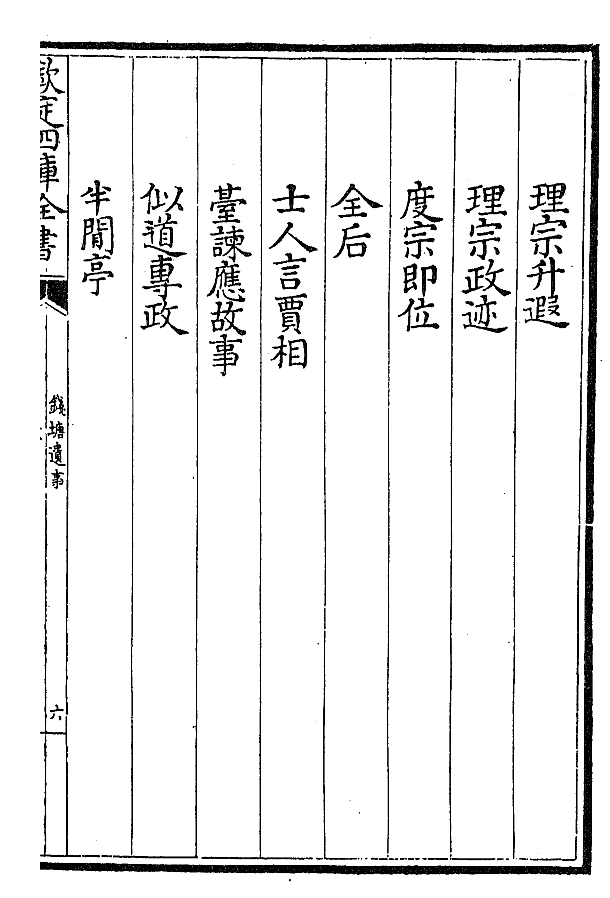
錢塘遺事目錄　雜史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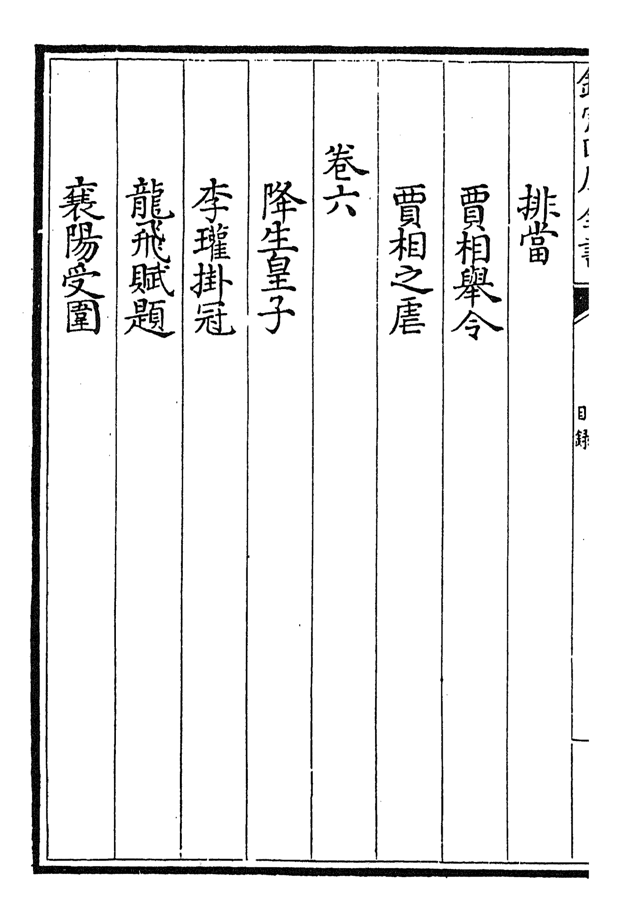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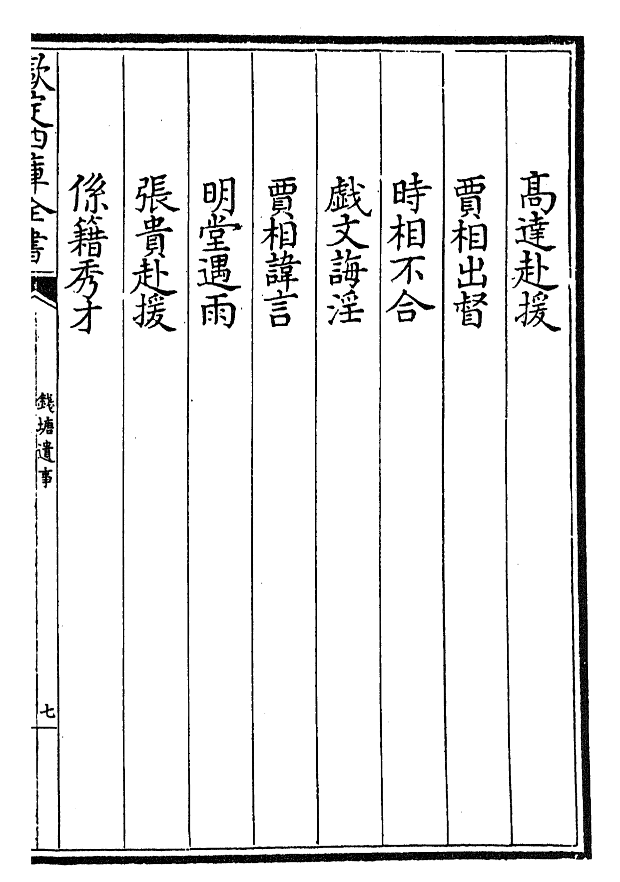


卷三

卷四







高達赴援

賈相出督

時相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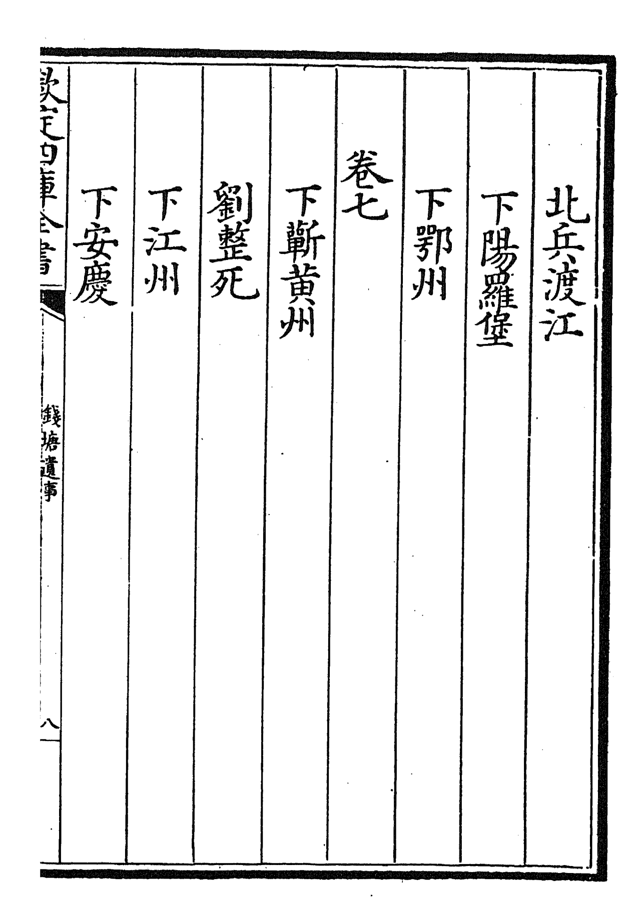
戲文誨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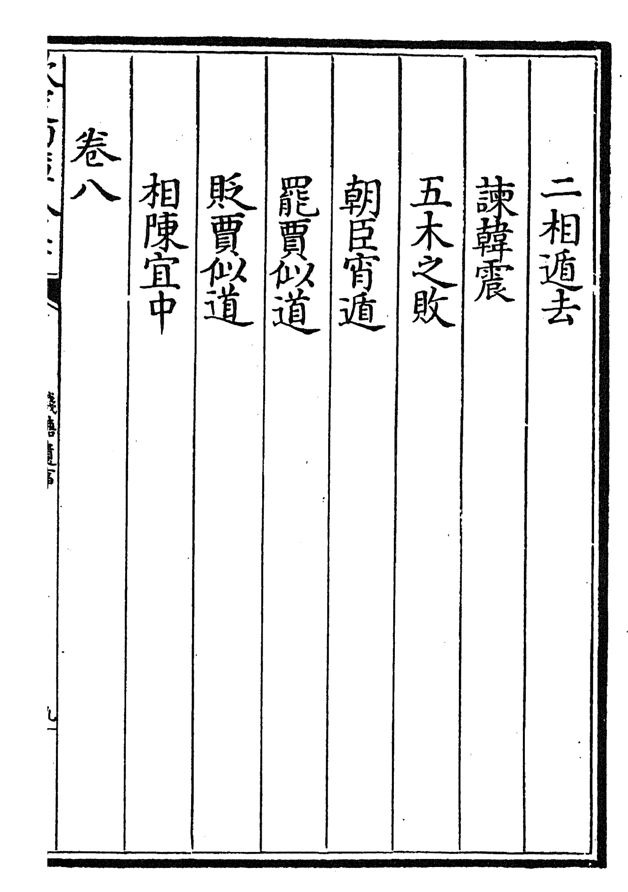
賈相諱言

明堂遇雨

張貴赴援

係籍秀才





卷八

日蝕

陳留並相

文天祥入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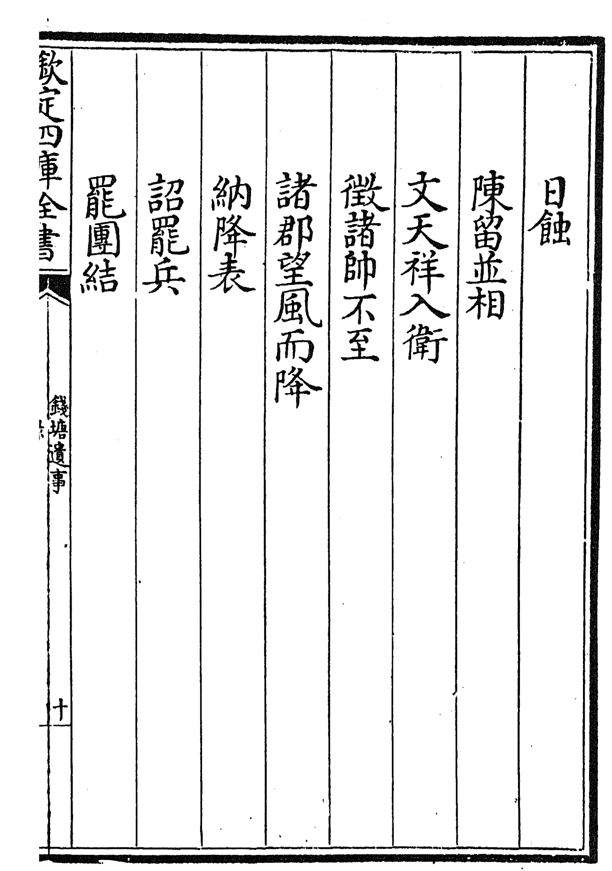
徵諸帥不至

諸郡望風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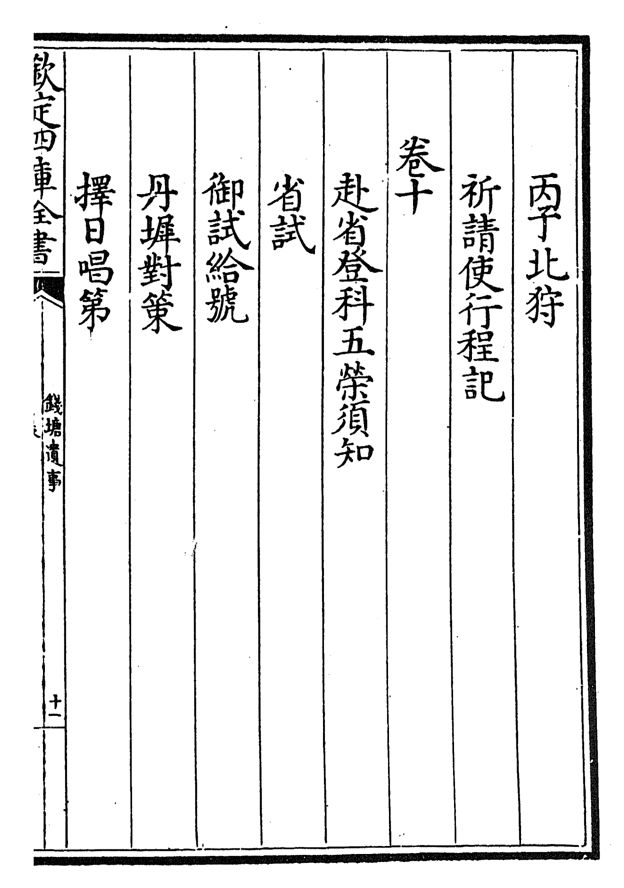
納降表

詔罷兵

罷團結



卷九



卷十

置狀元局

錢塘遺事卷一

元 劉一清 撰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爲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喪師誤主納土賣國可爲長嘆惜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

天目山讖

臨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讖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

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說之著更其末云異姓王以遷就之高宗駐蹕其說始驗仰視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專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西則格天閣之故基檜薨熺猶戀戀請以爲第常州倅烜爲光禄丞留隸家廟言者罷烜并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室焉高宗倦勤即其地築宫曰德壽後又更曰重華曰慈福曰壽慈凡四易美名至於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則百年王氣亦終於此矣

高宗浙臉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閤妃嬪捧抱以見上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盖慈寧后乃浙人其後駐蹕於杭州亦豈偶然

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之意未年因幸建康此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餘水則不足獻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久興秀

氣盡隨流水去空留烟岫鎖崚嶒

夢吳越王取故地

宋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過一百五十年紹興八年二月癸亥上發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遂定議建都自此不復移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之際徽宗夢吳越錢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

邁又記其父皓偕其母來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
皇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鏐也
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於錢塘似不偶然孝
宗所謂錢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渲也終團練使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
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户

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汎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城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

云缺　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於舊京宮墻云依依烟柳拂宮墻宮殿無人春晝長

仁和門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五月即位於南京岳飛解東京圍宗

澤留守東京勸上還京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决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岳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冬十一月上如揚州至三年金人犯揚州高宗始離揚凡在揚州一十六個月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宫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個月六月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十月金人犯杭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

月上次台州章安鎮四月上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紹興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臨安三年上在臨安四年上在臨安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臨安六年上在臨安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臨安遂定都焉

顯慶寺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寺皆宋朝祖宗功德寺也淳祐庚戌爲貴妃閻氏建功德寺於九里松近靈隱

寺前名顯慶寺土木之工過於諸寺時人名之曰賽靈隱寺成建大鼓於法堂忽有人掩入不備大書鼓上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似閹妃兩片皮由此界限甚嚴無故者不得復入矣

遊湖詞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

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揺畫艇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蘂天下事可知矣

三賢堂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

樵趂酒錢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靈隠寺之前一泓極爲清泚流出飛來峰下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云一泓清可浸詩脾冷煖人情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三天竺

上中下天竺三寺相連其山門與靈隠共入扁曰靈隠天竺之門惟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敕賜號靈感臨安

祈禱則迎奉之有勅賜寶廚頂鉗諸寶飾其上有兩珠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間如棗核樣名鬼谷珠又一大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猫兒眼睛每遇迎奉則如此飾亦曽迎入大内祈禱焉

題白塔橋

白塔橋邊賣地經長程短堠甚分明如何只到臨安住不說中原有幾程

伍子胥廟

廟在吳山頭其下當御路名朝天門理宗辛卯廟遭回禄後賜緡錢二萬三千重建舊址殿講陳公益作記其畧曰吳山廟者春秋伍大夫廟也春秋伍氏子世為楚忠臣大夫挾父兄不報之讐去國千里徬徨江上漁父不受萬鍾之禄以捐其軀瀨水女子不吝千金之身為效其死故能識要離之勇薦孫子之智借吳師以入郢會諸侯於漢水功亦偉矣及夫差狠愎踴躍用兵貪攘東齊受賂仇越大夫不忍見吳之為池沼蘇臺之遊麋鹿

竟以直死當時知與不知莫不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焉君子曰伍大夫於是忠孝兩全矣大夫以抑欝不平之氣隨流揚波依潮來往猶能激為疾風甚雨奔雷激電震蕩於越兵入城之頃其與荆軻慕義白虹貫日孔明英氣能為風雲者何以異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餘年景象相傳理宗賜額忠清又建閣於門之上御書英衛之閣以扁之每歲春秋醮祭命學士院降付青詞寶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亦不存矣謂金石之文終久不磨亦

無是理也

射潮箭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數步昔江潮每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強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秤作亭泥路之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然潮汎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蘇堤趙堤

東坡守杭日築堤自大佛頭直至淨慈寺前非爲遊觀計也遏水之深者爲湖而沮洳之地畝以萬計皆可爲田淳祐間趙與篡尹京横築一堤祇是通路過靈隱而已

六和塔詩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登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

釁於位謚文清

淨慈寺羅漢

淨慈寺乃祖宗功徳院側有五百羅漢别創一田字殿安頓装塑雄偉殿中有千手眼觀音一位尤精緻其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黄羅幙之旁致籤筒其羅漢像則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積日既久羣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鑑邪説誣民

如此哉又假此爲抄題二字未詳疑有誤之端衰斂民財尤不可勝計其無忌憚甚矣

萬回哥哥

臨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歲臘月二十四日各家臨期書寫祖先及亡者名號作羹飯供養罷即以名號就楮錢上焚化至來年此日復然惟萬回哥哥者不問省部吏曹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無不奉祀每一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

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故名萬回隆興鐵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内殿右亦祠之未知果爲淫祠否乎

龍翔宫

淳祐甲辰理宗建龍翔宫於中瓦後徹居民屋宇三之二奉祀感生帝君如昭符之門正陽之殿和樂之閣琅函寶藏皆係御書每孟享車駕由御街過中瓦前直下景靈宫駕回則自灞頭横入過龍翔歸則自太平坊出

至御街寶祐癸丑臘月中瓦回禄因此自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而中瓦之右以爲武林園其左以爲皇子忠王看望樓旅邸有題曰龍翔宫闕壯皇都鑾路縈迴枉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刼火闢通衢

浙江十廟

廟在浙江之境其一是平水九州大禹王其一是陸相公陸有三位小娘子皆綠袍方巾列坐兩傍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各有司存凡海船到廟下必先詣

三位小娘子前炷香上真絲及花朵粉盒拜許保安牲酒心願其或欲乘蚤晚潮汎之至而發舟必須得卜而動則前去免風濤之險不得卜則斷不敢輕發也廟傍別有一所專祀十二位潮神各武裝持杖每位各主一時焉然皆不及三位小娘子香火之盛

孝宗問卜

淳熙中金人南向人言洶洶上於禁中默禱遣中使如平江問何蓑衣其說無有知者何見其來曰我已知得

中使炷香如禮何曰我不能書可令人寫遂授以詩云賀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塲英雄裂土封侯王又云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中使持歸以奏時人莫諭其旨益公日記中亦載

大理寺豕祭

舊傳三歳拜郊或明堂大禮凡在前誤國奸臣首級在理寺者必以豕祭蓋訛傳讀以彘物祭之其實豕者少牢也國家三歳恩霈汝雖誤國然亦不忘汝之舊時用

冢以祭而謬傳乃若此豈朝廷寛大之恩哉

格天閣

秦檜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止緣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我君之

位以安宋國敵人嘉其忠與之俱歸遂諂事撻懶陰遣檜歸爲反間遂決意主和檜之姦賊不臣其罪可勝誅哉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語以爲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

錢塘遺事卷一